

山房隨筆  
山居新話  
東園友聞

就日錄  
遂昌山人雜錄  
農田餘話

閒居錄  
雪履齋筆記  
東南紀聞



就

日

錄

虞  
集  
撰

中  
華  
書  
局

# 就日錄

元虞集撰

唐人著夢書。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。釋氏以四法判之。一曰無名薰習。二曰舊識巡遊。三曰四大偏增。四曰善惡先兆。周官筮人掌占六夢。一曰正夢。二曰噩夢。三曰思夢。四曰寤夢。五曰喜夢。六曰懼夢。造化權輿曰神。遇爲夢。形接爲事。浮虛夢揚。沉實夢溺。寢藉帶夢蛇。鳥銜髮夢飛。將雨夢水。將晴夢火。將病夢食。將憂夢歌舞。此列子之論也。李泰伯潛書云。夢者之在寢也。居其傍者無異見。耳目鼻口手足。皆故形也。魂之所遊。則或羽而仙。或冠而朝。或宮室與馬。女婦奏舞。興乎其前。忽富驟榮樂。無有限極。及其覺也。撫其躬無毛髮之得。於是始知其妄而笑。此無他。獨其心之溺焉耳。嗚呼。將幸而覺邪。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。前者諸說。各有所見。且周官載之甚悉。而列子之神遇。李泰伯之魂遊。心溺。果然哉。然有二說。如夜夢得金寶貨。覺而無所獲。若夢與女人交。覺而失精。此心溺乎。如夏月露臥。偶夜露下而失覆。則夢雪降。冬月擁被衾多。則夢火熾。此非神遇乎。夫至人無夢者。緣無想念。蓋恐此路頭熟。著其所好而往。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。要在平昔學力。讀者當察之。

孔子曰。道之將行也歟。命也。道之將廢也歟。命也。是聖人素其位而行。所遇不可必。故歸之於命。先言道而後言命。天之有命。聖人依命而行道。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。爲人臣者勉之以忠。爲人子者勸之以孝。是亦行道爾。後世不知斯理。殫於書傳。自立一家。或以五行支干。或以二元九氣。或專取於日。或寓於星。

禽或依於易數。立說紛紛。徒惑聞見爾。如漢高帝入關。三百人皆封侯。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。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。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。此理可見。近東淮岳總卿。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。爲五行精紀。其集錄備載而無去取。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。且造物者。惡得以甲乙數語而窺之。且夫人事未盡。焉盡天理。故與人同。卽爲合德。知過再犯。卽爲轉趾。聞焉不信。卽爲孤神。財不儉用。卽爲耗宿。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。若韓王有一大遷除。軍校則有一大責罰。其小小升轉。則軍校微有譴訶。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。大抵燭理明之人。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。陶淵明有云。癡人前不宜說夢。而達人前不可言命。至急則無陰陽。凡有妄心。則被五行所惑。一有私心。則爲鬼神所制。況天道福善禍淫。鬼神禍盈福謙。以命取斷於卜師。彼以糊口之迫。而藉此術以度日。欲決行藏。一以爲貴。一以爲賤。轉爲之感。以事求用於神。彼以幽沉之後。尸其享祭焉。敢以無作。有以曲爲直。私之於人。且人事之公行。未有詢人者。惟有私求。則往祈禱之。夫神鬼本畏人。而人一有妄心求彼。卽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。近時有一內貴官。以門下人命。使術者議之。若言命佳。則必以奇禍擾之。言命窮。則必以好爵榮之。此是特與造物爭功。略舉此以少釋其惑。

錢唐江湖之說。前後紀錄不一。山海經以爲海鱗出入穴之度。佛書以爲神龍之變化。葛洪湖記謂天河激湧。洞冥正一經云。月周天而湖應。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脈。隨氣進退而爲潮。寶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。必待于月。月與海相推。海與月相明。東海漁翁海潮論云。地浮於大海。隨氣出入上下。地下則滄

海之水入於江，謂之潮。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，謂之汐。浙江發源最近，江水少，海水多，其潮特大。潘洞浙江論曰：海門有二山，曰龜曰猪，夾岸。潮之初來亦慢，將近是山，岸狹勢逼，如湧而爲濤。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，大率元氣嘯翁。天隨氣而漲，激潰淳往來，潮順天而進退者也。浙江南自慕風，北自嘉興，夾山而水闊，下有沙潭。徒旱南北互之，隔礙洪波，盛遏潮勢，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。雲麓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：天包水，水承地，而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，地乘水力以自持，且與元氣升降，互爲抑揚，而人不覺。衆家之議海潮，潘洞之論勢，頗爲常理，而止云勢逼而爲濤，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分大小，理亦近似，而云地浮於水，其理間斷，不若徐明叔等高麗錄云：天包水，水承地，而元氣升降，竇叔蒙之論濤符于月，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。且月陰也，潮水也，皆應於易之坎卦爲用，故易說卦坎爲水爲月，於此可見，是以三家之論爲得焉。

焚紙錢之說，唐王璵傳曰：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，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爲鬼事。至是璵乃用爲禳祓，則是喪葬之焚紙錢，起於漢世之瘞錢也。其禱神而用宮錢，則自王璵始矣。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，亦焚楮錢。程伊川惟問之曰：冥器之義也，脫有益，非孝子順孫之心乎。徽廟朝，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，有云：嘗惟世俗鑿紙爲錢，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，不知何所據依，非無荒唐不經之說。要皆下俚之所傳耳，使鬼神而有知，謂之慢神欺鬼可也。李珂松牒百記云：世既是妄，人死而爲鬼，其妄又可知。無身心耳目口鼻之質，而六習常不斷，顛倒沉迷，豈復覺悟。方其具酒殽，列冥器，鑿楮象錢，印繪車馬而焚

之以妄塞妄也。蓋嘗原其本初。恐瘞錢爲死者之禍。及世艱得錢。易以紙錢。自後沿襲至唐而焚之。其來久且遠。而靡高峯。遽欲絕之。以塞妄費。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。又曰敬鬼神而遠之。是夫子不欲遽絕。而以有無之中言之。惟邵康節云。脫有益。非孝子順孫之心。最爲通議。

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。且行持符法。自盧靖正一二天師。傳度符籙于世。亦是運自己精神。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。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。鬼神亦自畏之。況受正法符籙乎。上帝好生。慮有邪魔爲下方之患。遂以天神應化人世。用此符籙而禳除之。實於助國行化。不爲無補。猶於自己積功立行。可以超登仙列。今也不然。有無事取罪者。妄意傳授符籙。假此以苟衣食。行持治病。則自帶親僕。專備附體。仍呼神叱鬼。又且召役嶽帝城隍。且嶽帝城隍。可比人間監司郡守。謂如人役僕隸。受其利養。處之無法。尙不伏使令。不知汝有何功德。有何神通。以勸監司郡守。況嶽帝城隍乎。豈不自招陰譴。而又要求財物。作爲淫亂。動違天律。生不免於雷震。則死墮於風刀幽沉。是誰之過歟。

舊傳不肖子有三變。其初變爲蝗蟲。謂嚙田園而食。次變爲蠹蟲。謂貨書而食。又變爲大蚺。謂賣人而食。此切當其理。今之不肖子。謂此三蟲。恐未足以盡其實。初父母未亡也。憑籍父祖門蔭。聲勢在外。無所不爲。朝去暮歸。盜竊財物。恣情爲非。父兄以內有所主。及持父兄家私事。逼其婢妾。至於掣肘。或恐玷已。遂爲掩蔽。付之無可奈何。及託前世。甚至在外指屋起錢。高價賒物。低價出賣。謂之轉肩人。皆指而目之。爺健大郎。父有因此淹抑成疾。又增利貨錢。候父母死還錢。謂之下丁錢。其或母先父亡。猶且庶幾者。若或

父亡而母存。其爲害特甚。初父亡。得財產入手。豈顧其母。及財散而母存。甘旨不具。展轉孤苦。親戚兄弟。有不忍者。攜歸奉養。則往彼爭喧。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。反爲求索。其親厭煩。則付母還之。復受岑寂。或有兄弟。羸給。則與訟索分。亦自有此等人。資給以導其爲訟。既訟畢。得錢浪費。無歲月間。又已空虛。連及妻室姊妹。覓人蓄養。作僞親戚。出入閨門。分甘忍恥。食殘衣弊。而妻輩以寒饑所困。初似羞避。終則願爲。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。及妻子輩鬻身事人。或與所事者厚愛。從彼棄此。不肖子俱無所施。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。而求索度日。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處之矣。